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四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

八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下

王中干一年匈奴數為邊患龜靖上言兵事三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

利故兵法器用不利以其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于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于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室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拾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騎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不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米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撈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成卒不耐其水土兩漢書並能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贖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起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肅威而利



死諸清
墓下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成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以相與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出錯本傳

癸酉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吾有九年之水澆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未其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就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然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在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爵錯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餘

晁錯請
入粟拜爵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天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邊少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即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

賜爵
半租

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曰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出錯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孫曰智囊出錯齊太倉卒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直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除肉刑

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為可畏易之，以公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彼刑法亦文帝肉刑之除，乃在於刑錯之後，自是而下，以致人輕冒法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以為勝矣。

小既躬修，公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云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必言人之過失，比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時平，時平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回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北朝六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務莫大焉，公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首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文帝

乙亥，丁卯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拜蕭關，殺北地，離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諍乃止。於是張敖如為大將軍，擊之，遂出塞，即遣

朱輔曰：文帝於備邊一事，未嘗少忽，雖恬靜之默，而時射之習，雖慈祥淡泊，而日遊田之崇，雖尊禮大臣，而方正常待之士，日與馳逐，雖勤恤民隱，而六郡民家之予，悉自調集，雖愛惜財用，而繕修城隍，未嘗少懈，昔漢書曰：而廣武之兵，鶴聚也，則地矣而射不見也，高祛一言，李齊之賢，每以不忘，馬居一論，始以之善，附驥稱教，附驥秦漢事，學書漢美，請使民守，集則莫從民請入，英實邊，則入，聚凡二十三年之期，其間農區，書給農，外所深，江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其甲，薛已歲，金禮，與大羊，結好者，其宜得已哉，帝亦度，匈奴如，集

征匈奴

文帝

鷲之於未可以遷服而禽獲用定之民未可以遷用故
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實在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
是憤怒激烈銳志雪恥屯兵三郡親御六飛勞軍勒兵
申教令賜士卒必欲躬自北伐雖羣臣之諫不聽豈非
仁者之勇哉

州謂
類收

推轂
還將

魏尚

除魏

許
玉

上輩過即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
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
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推通同反反闡闡通同反反以內寡人制之闡以
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闡通同反反決於外李牧是以此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澹通同反反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云中守
其軍市租足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嘗一入尚
率車騎擊之所殺其衆上功幕府幕出亮常與外推張一
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大輕罰太重
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行之由
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以令唐持
節赦魏尚復以為云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本○春
詔廣增諸祀壇場挂幣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
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車騎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毋有
所祈出本紀

漢文帝

丁丑十六年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此本紀

志新恒平使人持玉盃上書閣下獻之平言七日閣下有
室玉氣來者已謝之采有獻玉盃者刻曰人土延壽明年
諫也下吏治誅平

後元年詔曰問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
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然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
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焉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焉何
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其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營長者番為酒醪以靡穀者多糶米高反
六畜之食焉者穀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別
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
所隱出漢書及本紀

本紀曰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
外之國或不寧息憂憂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冠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
俱棄細過過皆之大道以全天下冠死之民和親已定始
於今年

己卯二年帝以皇后弟賢賢國賢而有行欲相之曰恐天
下以吾私賢賢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為相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
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
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能朝坐
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人不敢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
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吾弄臣君釋之即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殺臣相

朱黼曰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察臣子之守法而後

中書通

帝

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換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在如非有震州之法，也夷平易，非有絕物之勢，柔也。謙抑非有獨運之能，權不求重，而人莫之製，威不求震，而人莫之抗，勢不求尊，而人莫之並者，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不苛。夫太中大夫中二千石，不責也。一職破上則丞相，微召而議斬，非至於困辱則不之召，而且遣使以謝。丞相大子君之貳，高皇帝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非太后之詔則不得救，而且謝教子之不謹，郎中少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徹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尊而過天子之東，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循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柳 勞軍細

癸未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為將軍，以細柳劉禮為將軍，以霸上徐厲為將軍，以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天子先馳至，不得入，先馳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問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言欲入營勞軍。謝曰：「臣死且不避，匈奴無禮，將軍先言請車騎，曰：『此用漢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此用史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身披水以禮待。人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皆閉，上曰：「嗟乎！此直將軍矣。」

文帝

帝崩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

斬上林門軍君兒尉亦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不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以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匈奴乃拜周亞夫為中尉及匈奴使將與調也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死園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卜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七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而越尉佗自立為帝尉佗兄弟以德懷之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盜等諫詭雖切常懼伯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齊更加賞賜以懼其心車騎皆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與於禮義漸熾數百歲致刑措嗚呼仁哉

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憚其罪不收祭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進如草區區刑清豈我漢道

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白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敢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為而能不為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

通鑑節要卷之十終

孝景皇帝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八

諱啓文帝太子也文帝七年太子即帝位

丙戌二年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多死其歲下詔曰加答重罪無與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出刑志秋太后如和親出本○梁孝王以賣太后幼子故有寵主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紀

丁亥三年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与主是時梁客言

曰千秋乃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太

后亦然之魯事嘗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

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增愛王以

此益驕○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故得與太

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削去藩

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本傳无文帝賜吳王儿

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冶與資

故百姓無賦作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

者四十餘年龜錯勸書言吳過可削文帝竟不忍罰以

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

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階詐稱病

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重也高改過

自新反益驕益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帝崩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

勸上耕門軍君見爾其將國可襲而虜也不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以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如朔始乃拜周亞夫為中尉如史如嬖孽與調助世家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七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而越尉佗自立為帝呂尉佗兄弟以德懷之皆遂稱臣与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懼伯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齊更加賞賜以懼其心車馬皆以適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與於禮義漸熾數百歲致刑措嗚呼仁哉

公傳曰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憚其業不收祭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我漢道

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白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敢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為而能不為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

通鑑節要卷之十終

漢紀

孝景皇帝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八

諱啓文帝太子也文帝七年太子即帝位

丙戌二年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初文

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

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多死比歲下詔曰加答

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

三百曰二百出刑秋志劓如和親本○梁孝主以賈

太后幼子故有龍至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

勝紀

丁亥三年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与主是時梁客言

曰千秋乃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善然心內喜太

后亦然之魯事嘗嬰引危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

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增愛王以

此益驕○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時皇太子故傳吳太

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殺之吳王由此削去藩

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吳王儿

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冶與資

故百姓無賦代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

者四十餘年龜錯數書言吳過可削文帝竟不忍罰以

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

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謂詐稱病

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高改過

自新反益驕益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反

漢景帝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出史記吳王濞傳 太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世謂 ○初楚

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

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

醴及子夷王孫工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斯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錙我於市遂謝

病去世謂 ○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濞太后

服私燕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

王即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

地無已因發謀姦事詭膠西王約齊淄川膠東濟南楚趙

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眾以晁錯欲合兵誅之世謂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大尉將三十六將

軍往擊呂氏楚汝鄧寄擊趙乘布擊齊○錯素與吳相袁盎

不善世謂 盎夜見晁錯為言吳所以反愿至上前口對狀

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出表 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

今呂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

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

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世謂 以故反欲共誅錯復

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

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爱一人

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

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上書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年

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

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乃計之利也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切為陛下不

醴酒不設穆生

削漢

七國反

周亞夫擊吳

袁盎以計殺錯

漢書

取也帝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出錯傳

（永嘉陳氏曰）吳王招納土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慮也其他若楚趙常山膠西之徒初曷嘗有反謀哉尚使錯之議止於削吳則其所反也獨一吳耳今也削池之令未加之謂反之吳而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於危劉氏之社稷然則揚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矣

又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明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博者舍忍於文帝九枝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側目京師信然而誅者屢矣而吳錯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洲其不逞之謀卒死謹錄為書事者戒錯誠可悲也哉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精輕壯難與爭鋒然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遂至滎陽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滎陽之間且兵事尚秘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大尉如其言至洛陽喜曰吾今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滎滎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滎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後塞其後道蘇古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陲子侯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走度淮保東越縱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膠西王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

漢景帝

十國

先帝

示西中六年上既減管法管者猶不全乃更減管二百曰

二百管二百曰一百又定律令燭反自是管者得全然死

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出漢書刑法志

戍戍後元年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

歸謀待其同舍即金去已而同舍即責之意不疑不疑謝

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漏金亡金即大慙以此稱為

長者出漢書本傳

庚子三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本紀漢興

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且鈞駟出漢書本傳而將相乘牛車

齊民無賦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費人不得衣絲乘車重

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出漢書本傳賦於

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下封疆易水

邑皆各為初平養焉出漢書本傳於天下之經費曹轉山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交

養天下出漢書本傳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巨萬貫為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

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將

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

官者以為姓号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糾辱

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屬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

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事奢後室虛

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益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

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出漢書本傳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

齊書

直不疑

漢書

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執不勝漢興掃除滯苛與
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
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出漢書本紀

致堂嘗見曰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
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
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
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
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如以義薄無罪廢
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
不終信讒用佞絙申屠楚竟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
乖缺其視考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
富一事為克遵前業爾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少微家塾點校附首通鑑節要卷之十一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二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上 在位五十四年 壽七十一

諱徹景帝子也景帝後三年即位年十六

辛丑建元元年自始起於此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太工道之世天盡欲扶

持全安之車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以安寧數百

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

危者甚無所仕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

然也夫馬道衰於此萬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禮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工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是

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

然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

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

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

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

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

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學民以誼節民以禮

故其刑罰甚輕而禁未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

帝神紀

正心以

大務

漢武帝

聖化則善治

行所知

西晉則

三聖相授守一

春秋六統

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其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其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原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誥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國司空虛翻禮反圖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志也今陛下禮反圖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道者萬世之權衡者道之失也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此也道之太無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孫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天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主為御史大夫推轂通曰反發古錄反言王臧為郎

漢武帝

中公言力行

大集

書目

四物專推

中公雖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中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中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中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中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出史記禮記及中公傳壬寅二年大皇實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實太后以為儒者又多貧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石一門有二人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尊為內史

癸卯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龍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莊助後書作嚴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吳自壽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

阜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泉木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丙午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君亦欲除吏實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出史田蚡傳

陳李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招徠賓客為

漢武帝

漢書

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常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
 帝以紛紛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矣不
 可奈何帝不能堪欲權或歸之權歸之一已然聰明在
 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倚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
 已後薦引人物及在左右侍從之人擢青幸則薦其
 儻曠則幸則薦其末買臣相相意幸則薦同馬相如與其
 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
 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
 以後政歸閣議而宰相之權愈蹙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其懷河內
 夫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北
 延燒不足憂也黜黯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方餘家或父
 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
 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務
 在無為引大体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毋為無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
 默然怒憂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
 汲黯之戇也上陸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
 臣寧今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崇
 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
 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殆之
 不來羣之不去難自謂賢者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出黯本傳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
 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

漢書

漢家制度而有長驅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高帝悼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驛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行之爾天下之患莫大於力不足而強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高文惠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也

求神仙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丙申二年李少君以狗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伺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對禪則不死於具天子始親祠竈道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聚來言神事矣

王恢韓安國義勿反

王恢馬邑之詐

○鴈門馬邑豪彊嘗圍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苟也不忘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去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蠡云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不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知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連

漢武帝

而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許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開市不絕以中其意出漢書匈奴傳及韓安國傳

食貨志云帝承文景之蓄積胡粵之言即位數年用嚴

助朱買臣等招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燭費唐蒙

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

之民罷焉出漢書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

騷動及五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

解天下共其勞于戈日滋行者新居者送中外騷然百

姓刑微財力衰耗法嚴令具旦利之臣自此而始

己酉三年上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

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

此始出漢書○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備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

姦不止其上不正而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

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出漢書治去

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

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出漢書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

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

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

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登衣冠出漢書章

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

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事功成矣

漢書

張湯

公孫弘

晉書

卷之

等商車

則和形和則声和声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

雨清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四稂草生山不童澤不

涸陽日明水北和之至也臣聞之志漕洪水使禹治之未

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祭之諫烈也桀紂行無受天

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

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尤

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權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

金馬門本漢書。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

弘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歟阿世

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傳。建每朝會議陳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與弟於是罷察其甚而

廣厚辯論有餘傳。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繼。一

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問

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

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百汲黯廷詰弘

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

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

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出史弘本傳

王子六年冬初等商車出本紀

陳季雅曰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為能知之朝更夕變

歲銀月鍊用力於一時而計功於天寸者足以敗天下

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

每告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更為而紅腐貫朽波及於

後世夫何其工者及拙而無所事者顯乃收其效耶

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於文帝加之以恭儉公議

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始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

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於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

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大倉之

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非不至患幣

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費之重也而弄刑重告

繕錢費爵免罪矣郡國甚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權矣

其區處條理纖悉備具則其財用宜溢滋也然而忽有

水旱之變往二不給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

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廩二也夫天下非小

蹙也上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也帝不

能清淨無為以待其自遂願切二焉惟財用之長營无

惑乎其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饋餉之煩也

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弄商告繕也而商人困

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即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

其差出馬也兩封君至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

省耐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

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

日辟蓄牧益蕃而貨財流通賦租之入上不勝用矣

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

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各乃騎伐胡衛青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无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

唯青賜爵關內侯出本紀及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才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與樂為用有將帥才

故每出必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以上文与紀傳本

癸丑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奉孝庶幾成風

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

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唯上聞也且進賢受上

漢書

孝

賞敵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奉者罪有司奏
不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顯不勝任當免奏可紀
東萊呂氏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利其行之最
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孝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
賢良茂材而已孝顯賢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
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
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
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
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
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
於青紫之望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李茂材
而有不奔之以之舉徐淑李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
科目取人而後若其有卓然不羣之才出其中者
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耆之公
而州郡有辟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
進而辟書重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十同於
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志文偃
上書

李廣召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出史記。臨苗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
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
排擯不容廣必反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
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嚴安

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才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

焚蒲北反夔侯因在馬湖江武帝使唐畧葦州歲古穢字

之蒙鑿石開以通南中因難為郡畧葦州歲古穢字

之置漢海郡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元反此人臣

嚴安徐
樂書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間者劉東不登民多病困車之以邊境
事性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上與之執也故賈
方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
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出書上高書
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
父復不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只
累千金出史記本傳文也

少微家塾校用通鑑節要卷之十二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淡印文字，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另一頁或另一卷的殘留。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甲寅二年主父偃議上曰古者諸侯下過百里疆弱之形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
 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
 前日翦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雖餘
 無尺地之封則七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以地侯之波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
 削而稍弱矣上然之出史記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以欲推
 私恩分子弟邑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各必是藩國始分
 而子弟異侯矣出漢書○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軹音平
 生睚眦上音五解反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相治遂族解

孝武
漢紀

族解

漢書趙廣傳序曰周至既微相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
 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緣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寵貴
 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稱符矯命穢將專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掩腕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極首音兒胸於是皆公死黨之議以守職奉上
 之義發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臣改也是故代相
 陳稀音道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
 戚大臣魏其驥武安蚡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世劇
 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無榮
 其各迹觀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白成各若季路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以矣非明王

漢武帝中

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已卯三年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至蒼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雜以置

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

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

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

以為謙讓愈益厚之杜傲。是歲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

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言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

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

約束紛更之為黯時志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抗

厲守高不能屈忿發流如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

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出史記本傳

丙辰四年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掠數千人

丁巳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

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性意

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出史記本傳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疾之腰西王端

騎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

仲舒以病免出仲舒本傳

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

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

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

舒遭漢承秦滅秦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

公孫弘

汲黯面詰張湯

公孫弘開東閣

漢書

猶未及乎游夏而曰莞晏冉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鷲論君子也以敬之言為然

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杜璣○匈奴右賢王數侵犯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五萬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志亢礼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

不冠不見

青

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礼如此

東萊呂氏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胷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踈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出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過矣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始雖踈而終必親小人之交甘若醴始雖親而終必踈之事君未言而唯唯未言而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權然權利相激情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窺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於臨大節蒙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以一二數及論社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董

漢書

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終可信哉使其天假之年吾知周公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

勅李典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令禮壞樂崩朕甚
閔焉其令禮官勸孝與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
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
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
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出儒林傳序

戊午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
餘人燧燭。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與擊胡斬捕首虜之
士受賜黃金二十余萬斤而沒軍士馬死者十余萬兵甲
轉漕之費不与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
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出漢書食貨志

伍散告
淮南王
謀反

已未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
直諫守節死義誰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
耳 出漢書汲黯傳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
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剄死。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

張騫通
西域

百人。張騫自月氏 音支旬 歸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
善馬大夏印竹杖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天子欣
然以騫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 出漢書傳及西南夷傳

漢聖
降

庚申二年秋匈奴渾邪王降 渾邪王時通反 漢發車
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不從民賞馬 賞始制 民或匿馬馬
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新
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汝何至罷散中國
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父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漢武帝

妄發矣出沒黠傳此用史記句沒書作此心夷狄居頃之乃命徙降者边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以上畧見本紀

林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獨其征伐而然也如東夷歲主等降而燕齊之間為之騷動匈奴渾邪王降而府庫為之一空夫王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无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策乎休屠王太子日磾丁亥没入官輸黃門養馬父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為侍中其信安之賜姓金氏出口碑傳

立樂府

辛酉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漢書注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著造為詩賦以官者李延年為協律

沒黠

都尉沒黠曰凡玉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出史記樂書○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沒黠

利

諫曰陛下求賢其勞未及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尽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殺何施出荀悅紀

桑

壬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黃金財或聚萬金桑古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弄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公卿又請筭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止咸指怨湯出史記平準書自公卿又請以下文不同

漢武帝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歛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歛繁多然讀將與物論將騰若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以矣內興工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歛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發格沮誅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自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卜式輸才助邊

官乎曰不願也有寃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大傅

本又見於。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

信位

為沒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天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

騎大將軍出塞千余里度幕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

顏山寘寘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余

粟而歸票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禱

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兩軍之出塞

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出傳去是

陰謀

王庭

少翁以用神得

汲黯

頽異以

起栢梁

西域始

樂大以

時漢所奴合八九万而漢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後

匈奴遠遁而塞南无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

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匈奴以北然

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出匈奴傳○齊人少翁以

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歲余其方益衰神不至於

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出史記平準本

癸亥五年上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

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溥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

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出史記汲

甲子六年是歲大農令頽異誅初異以廉直稍迁至九卿

張湯与異有郤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与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

不入言而腹誅論死出史記平準本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比而公

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出史記平準本

丙寅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出本○春起栢

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

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出神宮室之修自此日出本

及郊○渾邪王既降漢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之可

通於是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

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天子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

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国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戊辰四年丁義薦方士樂大云与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

誅文成得樂大大說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海上

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竟坐誣罔

要斬出神

最
崇
善
祥
瑞

永嘉陳氏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
宜戒也是故欲開其畜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
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
開其驕也則以誦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
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奢
也則以祥瑞試欲開其雜集以幸其中一說之中則人
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蔽助之一試而其事
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又成以致鬼中五利以歸
其中心公孫卿以仙迹中朱崖之建瓴瑁中之也祥柯越
馬之開河舊折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甫荀中
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是時吏治皆以峻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
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多置吏

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減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
入後有軍發去內史以負租課殺當是隙於時毀民向當
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雖屬不絕屬兩
欲反屬索也屬也課更以最上上功由此愈奇寬出寬
本傳本紀曰六月得宝鼎石土相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宝
鼎天馬之歌元封元年詔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
作芝房之歌大始二年二月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

歌

已巳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用時國家多事桑弘羊
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抵文學皆為九卿更進
用事事不閑決於丞相丞相慶醜而巳出史書傳

戴溪曰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當朝夕論議相與
出治者也然丞相於百官無所不統九卿為天子近臣

漢武帝

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而言
諸天子天子退而謀之宰相宰相曰可相與推行之曰
不可相與講明之然後事權歸一天子仰成自官承命
九卿替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
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心曰宰相也豈為宰相可盡信
而為九卿時不可盡信和蓋重宰相其重朝廷也若使
九卿更進用事各符其志以與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
何時定乎

南

庚子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珠生等九郡遂平南夷

以其地為牂柯郡○是歲齊相下武為御史大夫凡言郡

武

國多不便縣官係鹽鐵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

弄商者少物貴上田是不悅下武下武不習文
章敗秩為太子太師以兒寬為御史大夫出漢書本傳

拜白公孫弘下武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燕遠迹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歲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必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羣士慕鄉異人並出下武按於鄒牧弘羊擢於曹醫衛

青奮於奴漢日彈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飲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下武推賢則韓安國鄭常

時定公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臯應劭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園協律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武將則衛

青霍去病受道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漢得
人之益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志頌功德言將瑞勅上封泰止
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
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臣以為
封禪告成合祿於天地神祇姓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
非君書臣之所能列今將奉大事優游數年使君書得人人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書而王
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山之基上乃自制儀頌采儒術以
文之

出寬本傳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四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東越平

年未元封元年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二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讎與不敢出上乃還越王餘善反漢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無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正月上行幸緱氏止雒禮祭中嶽大室從官在山下恂若有言乃臧者三詔加

封禪

蓬萊神仙

桑弘羊平準法

增大室祠本鮑參用上遂東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群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群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神數封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遠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並也比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边至五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監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等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準輸置平準下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責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

漢武帝

過賞賜用帛百余万元錢金以巨万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吏得入粟捕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

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其粟倉滿也余穀諸物均輸帛五百

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

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弘

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息弘羊天乃雨出史平準志

司馬溫公嘗與下荆公庭辨曰民不益賦而用饒安有

此理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之雨澤及

澇則秋旱所謂不益賦而用饒者陰設法以奪民利耳

至申二年上公旱為憂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出封禪志

癸酉三年將軍趙破奴擊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

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燿燿

乙亥五年上既接卻胡越關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

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

焉黜。上以各臣文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奔古奔字蹏與奔同而致千里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汲駕之馬解地之士駘方

聯士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出本史

丁丑太初元年太中太人公孫卿奏遂太史令司馬遷等

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為博士賜等共議以為

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曆大初歷對以正

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改音律出本。漢使入

西域言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肯出漢天子欲侯寵姬

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二師將軍以伐宛期至二師

李廣利

式請

乾封

酒泉列

李廣利

改正朔

李廣利

漢書

城取善馬故號二師將軍

公孫口不受相

戊寅二年大漢公孫賓為丞相時朝廷多事將書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然數被譴貨引拜不受目殺頃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質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死矣出木傳

侯國浸未

己卯三年睢陽侯繇音張昌坐為太常之詞因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万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商裔連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方戶小國自倍富厚加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見侯繇四人罔亦少密焉繇繇表。貳師西行至宛圍其城宛貴人村王母寡頭出善馬令漢自擇乃下詔封李廣

下後

利為海西侯繼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監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檢尉領護蠅。天子因伐死之威欲遂困胡乃下詔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右時車于也絕恃逆音齊桓公復九世之懼春秋大之時車于初立恐漢龍之乃曰我此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路死國等遣使來獻出匈奴傳

蘇武

辛巳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備有者後人因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号稱王擁眾數万馬畜弥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斤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故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

守節

可取非

擇知武然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外苑也絕不飲食。下音似天雨雪，武卧齧雪，與魚與旃毛并咽之。壯羊也壯羊也曰：抵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李陵

壬午二年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常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边者，皆荆楚勇士，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擊殺数千人。单于大驚，不利，欲去。会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无後救，射矢且尽，单于得取大喜，使骑追攻。陵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西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邊塞以闻，上怒，问

史記

太史令因擲迁，迁盛言陵事，親孝与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困士之風，今卒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其音幾，齊人謂其罪曰媒，謂酸成其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入却數万之師，虜殺死扶傷，不暇悉，卒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崗千里，矢尽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敵殪，殪，敵得人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迁為

周勃沮貳師為陵遊說下迁腐刑。出陵本傳司馬迁傳曰：初，迁父談為太史公卒，迁為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还陶唐，以来迄于麟止，麟，春秋編年終本紀為表，為八書為世家，為列傳，自黃帝始，迁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其書遂宣布焉。

史記

班固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法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踳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所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迂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樸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迂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誰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

綉衣持節

不疑戒

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綉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万余級散亡聚黨无可奈何於是作死命法曰群盜起不發竟發竟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嬖使黜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雋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不疑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乃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本傳不疑王加負亦為綉衣御史涿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万余人後世其與乎

德

漢書

推遷

癸未三年，初推酒醢醢，水也。醢，水也。不以雙人昔俞禁
于亥。太始三年，皇太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上
而主今鈞也。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寤母門。

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有中必形於
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鈞
亡，六門曰貞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音愛
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君臣去太子之心。卒成平靈之禍。
迷文溫公十一

幸

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舍人，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關告
趙太子陰事太子。上發上召充入，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督
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出江充傳

李賢

及長，世仁如溫，謹上雖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寵愛
甚，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早
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安，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
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
亂之秦之迹也。太子敦重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
主，安有賢於太子者。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
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嘗
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
厚，多所平反。自非諫，則因得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
下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
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如
忌，悉罵時石更相告訐，以為仇讎。上無道上，怒所殺數百
人。上心所以為疑，嘗書寢，夢木人數，亦持杖欲擊上。上驚

漢武帝

太子自

寤因是體不平江充曰以與太子及衛氏首陽見上年老
恐是鴛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崇在巫蠱音神於
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官得木人亦多
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充持太子其是太子計不
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計取捕充等太子自備斬充罵曰
趙靈前亂乃國上太子不足邪乃復斷吾太子也以上
謂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
帝在甘泉詔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上怒其毒關三老
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
問問之隸臣銜至尊之命迫就奸邪太子造飾姦詐太子
進不得見退困於亂臣竟結無告不惠於公之心起而
殺太子弄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
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
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音通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真
滿進者音通

太子
究

溫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
為師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
入起居無非正道音通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者焉
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言難新誣易
合此固中人之常情且太子之不效也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
它意會高寒郎中上上意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
當當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寒乃見十
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通明其不然此高顯稱
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音通
傳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行思子官為歸罪望

漢書

思之言

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出英太子傳

至忍以平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公事有傷害百姓廢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

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

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除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

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及妖妄耳節

食服藥毒奇少病而已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

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然其闕功勞特以一言

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景嘗有也 出文牛抄傳職上

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愆曰有司奏請遠日輪臺欲起亭殿

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由是不

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 出傳

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耨田器皆有便

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出食貨志無民皆

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

輕死之士生兩朝廷闕士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

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耨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自勉

俾殊別而士軒雅之誠涉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高周

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致掌管見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難於改

過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

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

之中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然人之於也

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刻勵常人之情也武帝

至是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舞倦矣而能盡之昔者

漢書

狂悖之事深自悔吝一切改更雖云不敏而去遂非者
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必更
人反復時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
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
此夫豈尚論之當哉

癸巳後元元年時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
多知上音變之心欲立焉以其年極母少猶與父之
謂與 察君臣之忠厚可任大車上乃使黃門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出霍光傳

霍光等
受頭命

甲午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讓曰臣不知金日磾曰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加光
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
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
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入
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入沈靜詳審每出入
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視視之不失尺寸 光曰
禱在上左右自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
宮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霍傳曰丁卯
帝崩于五柞宮 各反 太子即位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
下想聞其風采 出本傳

帝崩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治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六
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
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

漢書

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叙傳曰世宗雖曠思弘祖業時冷然載筆後並作跋作伊何百蠻定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既抗亦由斯文憲章六經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

鄧攸亦下
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嗷嗷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侮好實不倦謀賞嚴明唯而收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孝昭皇帝

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

公孫野
蘇斷獄

延年勸
光復約

諱弗陵武帝幼子也立為太子後元平二月即帝位已亥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黜歎昔蒯瞶出奔孺子怪反雋孫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錄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坐誣罔不道要斬劓傳。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出延年傳

庚子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士民所疾

漢昭帝

議起

屬是帝

飛龍聖

二官禁

辨七官

苦教化之要皆對願能出鐵酒權均輸官出與天下

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蔡弘于難以為此 國家企業所以

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出鐵之議起焉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秋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

盡落及盡節單于立國內事留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

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帝惠松教使者謂單于云

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燕澤中使者

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疆北出及還鬻糶糶白糶本 〇秋罷權酷官從賢良

又各學之議化武帝之末海內靡耗戶口減半霍光知特務

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科復

文景之業焉中本

元鳳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

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為

婕妤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

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桀乃令人詐為燕王上

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太將軍安在桀對

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

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

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

果亡後桀黨與有諸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必輔朕身自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此光本傳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遠則百邪

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勳德矣高祖文景俱

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

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或季布使酒難近

嚴昭帝

歸股肱郡疑置
兵解遂戮三公
得伊呂之佐則
權紛亂復踈賢
上京帝信誅鼎
稅狐疑之心來
譏賊之口使昭
帝

上官桀

等伏誅

上官桀等謀令長
立燕王為天子安
蓋王舍人知其謀
燕王自絞死皇后
甲辰四年樓閣國
漢使傅介子使大
皆謝服介子還謂
無所憾文原往刺
子與士卒俱齎金
介子使壯士刺死
王儲音更名其國為
溫公曰王者之於
既服其罪又從而
為有罪而討之則
誘以金幣而殺之
漢之疆而為盜賊
介子以為奇功過
矣

傅介子

帝崩

昌邑王

丁未元平元年四
邑王賀賀哀王之
不半日馳二百里
旃之上明師居前
盛考仁聖之風習
改節六月王受白
皇帝坐殿襲尊號
昌邑王傳

昌邑王傳

昌邑王

立淫戲無度諫多不听光憂臨問所親故吏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向不建白太后更裝首

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田尹相殺廢大甲以安

廣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元乃陰與張安世圖計光懼○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車前

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勝反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

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出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杜勝○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恨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即

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大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坐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衣王組則古扶王下殿送至昌邑即光懼○初衛太子之

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蛊事大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蛊獄吉心知大子無辜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

文徒令乳養曾孫置間燥地謂曾孫高材好琴瑟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出及昌邑王

發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

節和原將軍定大策謂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

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出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

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四

昌邑王

下儀

昌邑王

丙吉

